復蔣松如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復蔣松如書
作者：姚鼐　清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惜抱軒文集/卷06》

久處閭里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，耳目為之瞶霿。冬間舍侄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，展而讀之，若麒麟鳳皇之驟接於目，欣忭不能自已！聊識其意於行間，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；而其頗有所引繩者，將懼得罪於高明，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。乃旋獲惠賜手書，引義甚謙，而反以愚見所論為喜。於是鼐益俯而自慚，而又以知君子之衷，虛懷善誘，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。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，而蒙知愛之誼如此，得不附於左右，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？「心乎愛矣，何不謂矣。」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，願卒盡其愚焉。

自秦、漢以來，諸儒說經者多矣，其合與離固非一途。逮宋程、朱出，實於古人精深之旨，所得為多，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，亦更為曲當，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，而其生平修己立德，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，而為後世之所向慕。故元、明以來，皆以其學取士。利祿之途一開，為其學者以為進趨富貴而已，其言有失，猶奉而不敢稍違之，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為得也，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。

然今世學者，乃思一切矯之。以專宗漢學為至，以攻駁程、朱為能，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，而相率而效者，因大為學術之害。夫漢人之為言，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；然苟大小之不分，精粗之弗別，是則今之為學者之陋，且有勝於往者為時文之士，守一先生之說，而失於險者矣。博聞強識，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，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。鼐往昔在都中，與戴東原輩往復，嘗論此事，作《送錢獻之序》，發明此旨，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，而義不可以默焉耳。先生胸中，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，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，故復為極論之。「木鐸」之義、蘇氏說，《集注》固取之矣，然不以為正解者，以其對「何患於喪」意少遠也。至盆成見殺之《集注》，義甚精當，先生曷為駁之哉？

朱子說誠亦有誤者，而此條恐未誤也，望更思之！

鼐於蓉庵先生為後輩，相去甚遠，於潁州乃同年耳。先生謂潁州曰兄，固於鼐同一輩行，而過於謙，非所宜也。客中惟保重，時賜教言為冀！愚陋率達臆見，幸終宥之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